

讀到一本鳥事一堆的小說，是怎樣的感覺？終於知道，那是對身體的一種投射，關於自由、死亡、牢籠、天空、眼前及遠方、慾望或掩埋或抽絲剝繭、絕美與荒蕪說不出來的親與啞。冥想哭泣，纖細的、剝離的，隔絕黑夜白天，謎一樣的羽翼。

那也是，夢境交織著破曉前最冷也最熱的一道光，許明涓的《藍》。

讀小說有千萬種可代入的情緒，讀者因之，透徹自己，時間荒野裡幽魂一般消散的夢境。看不到，摸不到，無人知曉，卻真實存在。而這次，許明涓，這位1994年春天生於台北的年輕創作者，用一點點病態，微微清明，凝視生活周遭鳥與獸，或生或死的自然變化，直指「毫無預告就發生」，痛過後的虛脫恐懼，真誠且無懼的告訴我們，這世界，就是她所想，所寫，夢境中被抽離出來的現實與虛幻。小說



後記，她回想，「第一次自己背著包包爬這麼高的山」的心情，「那時候的我有許多事物都不認識」，這句話淺到極致，卻是小說橫跨世

界最大的迷宮，我們走一輩子都走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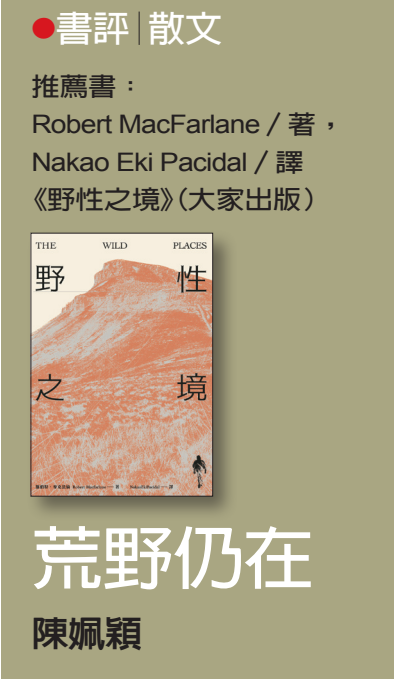
只有鳥的羽翼，可以飛過這樣的夢境。

八個短篇，勝卻其他無數，有鳥的地方，也會有河，有樹，有獸。故事在平常中開啟，無需挑戰生態環境等諸多議題，張開眼睛，就會有一座新的「山」出現。同書名的首篇，〈藍〉，賣鳥的街上，一間鳥店，一件陳年鳥事，一幕沉入藍色珊瑚海「快見到所愛」的狂喜與窒息。讓人期待，如果以後，有鳥的單向街，鳥的杜鵑窩，鳥的希區考克，天橋上有白鶴孔雀鸚鵡始祖鳥愛情鳥圍繞其中，那就太好了。吳明益老師的推薦語，「安安靜靜的上坡路」，正是一個年輕作者，緩緩成長的每一步，都是不一樣的風景。

次篇〈開始〉，以鳥之標本，層層重置了對這一物種的愛，每片羽毛，每塊骨骼，像在感覺，子宮

內「小孩的存在」，每一個字，都在說，痛。關於鳥與其他物種，我們知道的遠遠不夠，而許明涓小說書寫越來越安靜，也越來越大膽，樹林間，吸引我們的，不是青鳥童話，而是幽微人性，成人世界暗地裡的光——〈暗光〉，是全書最美的一篇，神的眼，人的眼，鳥的眼，閃爍螢光，「像是還有故事要說」，都在偷偷的看。

《藍》小說註記了幾本自然演化生態史蟲魚鳥獸的書，俱神往，這真是一座大「山」，走進去，入山不虧。許明涓特別提到，梅蘭妮·查林傑《忘了自己是動物的人類》，不止是個人書寫「痛」這個法則的試金石，也是一個女性投射身體「最脆弱的那一面」，不得不接受的自覺與省思。做愛後動物感傷，有一天，你可能會全部忘了，卻記得那時深深的顫慄，自己那動物般的本能與超越，「記憶就困在這裡」，再也掙脫不了了。



愛好自然、對充斥人造物的城市生活感到厭倦的人們，大抵都會懷抱一種浪漫憧憬——走入荒野。然而「荒野」一詞，雖有字典的註解告訴我們其意代表著荒涼罕有人煙之地，語境卻又顯得難以定義；畢竟邁入人類世以來，這類蔚藍地球上究竟還有何處是毫無人跡沾染的「荒野」呢？荒野，興許如諸多消亡的物種，早已滅絕。

出版首部著作《心向群山》即一舉聞名的當代自然寫作大家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亦曾追索此問，包含《心向群山》及《故道》的「地景與人心三部曲」第二部《野性之境》，書寫的即是一系列他尋覓不列顛和愛爾蘭僅存野地的旅程。

旅程少不了地圖，可當我們開啟Google地圖導航，舉目所見是或寬或窄、以駕駛需求為依歸的道路網絡；即使閱覽含有等高線及水源、山屋等標記的特定地圖，若非經過刻意學習與實地走訪，依然難以在腦海勾勒起伏的地貌，以及其中蘊含的生機。麥克法倫探詢的恰是被道路地圖所忽視的野性地景，於是，森林、島嶼、谷地、荒原、高山、濕地、河口、岬角……從山之巔到海之涯，透過充滿隱喻的詩意文字，讀者得以跟隨其視野與思緒，飽覽諸多野地的蓬勃風貌與悠遠歷史之際，也一窺時光長河中各色行路之人——不管是千年前追求內在寧靜的僧侶、歷經戰亂的作家與詩人，亦或他生命中的新舊友人，踏足、尋求、擁抱荒野的心智活動。

然而荒野是否必然是遙遠的、隸屬於廣闊之境？在第九章〈葬墓〉裡有個我格外喜愛的段落，是麥克法倫與後來病逝的忘年之交羅傑於一處石灰岩谷地，發現溶溝中長滿種類以百計數的蕨類、苔蘚和花朵，「羅傑突然說，這是一片野地，和所有峽谷、海灣、山峰一樣美麗複雜，甚至猶有過之。很迷你，但野性奔放。」羅傑之語一如羅賓·沃爾·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在《三千分之一的森林》中闡釋的，即便是苔蘚般微小的植物，其力量與啟發一如森林之博大。

隨著旅程的推進，麥克法倫逐漸領悟，「荒野」不盡然只屬於原始景觀，亦與人類的生活緊密交疊，影響著我們的感知；野性隨處可見，存在於風暴海濤霜雪，存在於地質的靜默變遷，存在於猛禽的翱翔與野兔的騰躍，甚至存在於鄰近傾頹的老樹之上，兀自向榮或衰亡。「我試著想像尚未抵達的荒野，每個地方都因其獨特的空間和物種、岩石與光的角度而顯得不凡。」

欲識荒野，關鍵仍在受當代龐雜資訊刺激而麻痺剝離的感官能否復甦，擴展凝望與理解萬物的尺度，從中拾回脫離童稚後即被遺忘背離的好奇；荒野仍在，已知與未知並存，距千萬里，亦觸手可及。



## 建構古臺灣人物山林的地理感知

《嚨聲之界》以獨特的情感描寫著滿布殺伐戕獵的古臺灣山川大地，那些橫死在番仔坡、土牛溝、閻王崎、下橫坑、鹹菜甕、三坑仔隘的先祖們，有被原住民砍頭的漢人，或反之，被客家人捕殺吞食的番人，他們有的無頭，有的被火槍崩掉腦袋，有的骨肉被分食，有的枉死無名，百年來屍骨零落，被收攏、寄附在浪漫臺三線沿途的萬善公、有應廟、大墓公等陰祠，或湮沒成荒山孤塚，以衝突與死亡逆寫臺灣的歷史，土地銘刻著傷痛記憶。梁廷毓以文字的深情融鑄他的田野踏查，土石磚瓦樹木河川都在書中重新贖回生命，建構了古臺灣人物山林的地理感知，這是對滅絕與遷徙之人的情感，也是在爭鬥、流竄與殺戮的連續死亡現場中兌現的書寫。

北臺灣的淺山地帶在過去三百年來犬牙交錯地生養著不同族群，這是我們的先祖，但他們彼此的信仰、習俗、語言與生命型態迥然不同，也基於各自的利害與因緣在這條幽微蜿蜒的「漢番交界線」上活著與死去。臺灣的淺山是各種異質元素的劇烈交會之地，不同族裔的神祇、魂魄與人物，交雜夾帶著世界的時差與視差，界線在死亡的疊加堆疊中推移斷續，農業定居與山林遊獵，各種力量爆裂噴湧、散落成活在交界人們的埋骨之所。淺山的這些崁、崎、坡、隘、溝、坑，「地形內建了死亡條件」，也構建了一門「被砍頭者（或欠砍頭者）」的地勢學，梁廷毓將耆老的口述傳聞、墓碑、清代史料、族譜與古地圖連綴成綿延不絕的地獄變相圖，文字追隨著各種死亡的峰值鋪展「原／漢衝突」的熱力圖。

### 嘗試「原民／漢人」的價值重估

「淺山」既不是山，也不是平原，而是兩者的移動交界，一個「無地之地」。這裡是原住民長久以來的獵場，卻也是漢人眼中可以侵壘占領的無主荒埔，雙方因為對世界認知的不同而在交界相互襲擊、打鬥與殺害，各種力量在此頹頹挪移，漢人開山墾殖且劃地戒備，獵場被破壞的原住民則出草獵首祈求神靈仲裁與最終和解。流民、奸民、生番、凶番四伏，「遭番殺害」並割去頭顱的人數以千計，鮮血噴灑綿延成北臺灣的一道血線。這些「斷頭祖公婆」與

## 楊凱麟

# 古典時代斷頭史

梁廷毓將耆老的口述傳聞、墓碑、清代史料、族譜與古地圖連綴成綿延不絕的地獄變相圖，文字追隨著各種死亡的峰值鋪展「原／漢衝突」的熱力圖……

「無頭鬼魂」們靜默地組建了臺灣的深層結構，尾隨這些無頭之人的足跡，他們的葬身之地，梁廷毓以文字、攝影、檔案、擲筊、裝置藝術與錄像持續探究一種臺灣史的嶄新型態，在總是跨域的實踐中嘗試「原民／漢人」的價值重估。

歷史的隔閡與健忘在跨域實踐中被跨越，因為構成今日臺灣的基底正是「原／漢」不斷越界與相互侵吞的大型實驗場域，這本書不僅在「原／漢」的觀念與思考中一再往來穿梭於兩界，而且也總是使得文字與影像「越渡各種維度」，展現一種緊繃的臨界狀態。

梁廷毓以風格化的視角，謹慎確切的文字解放了清代與日治時期的檔案，檔案學／考古學的潛能極大化後，成為族裔、地景、現代與古代、神靈、人鬼等異質元素的交界考，從死亡之處與斷頭之人作為起點，重置了顛倒的價值與錯亂的階序，以系譜學的形式書寫臺灣，並在布滿凶死斷頭的高張界線上持存，向後代的我們招手。於是被書寫中的既是古臺灣，也是新臺灣，這些以死亡型態續存的斷頭祖先們使得全新的地理感知學成為可能，這是對「原／漢」進行系譜學重估的《臺灣人四百年（斷頭）史》，這些在不同區域不同年代中熒熒子立的斷頭人

們，必須再加上1960年代張照堂照片中顯影的無數個無頭人（《板橋1962》，《新竹五指山1962》）、無頭豬（《新竹五峰鄉1986》），侯俊明斷首倒吊的刑天（《刑天傳》，1992）與許哲瑜的無頭肖像（《尋找蘇萬欽》，2016）。斷頭、無首、割頸已然是臺灣人無法分離的原型，他們空缺席頭顱埋屍在臺灣各地淺山，永世漂盪不得歸葬自家宗祠。這些斷頭人不屬於羅浮宮中無頭的勝利女神雕像（Victoire de Samothrace），而是我們哀戚與惶惑的斷頭祖公婆及其後裔……

### 一門「墓塚製圖學」的現地施作

梁廷毓筆下的斷頭人們悽惶奔走於地圖交界之處，在地名不斷更動的歷史洪流裡，以纍纍的死亡加註著散落各地的古臺灣痕跡，凱達格蘭語中大水橫流的Takoham，漢人聽音寫為「大姑陷」，後再改為「大姑崁」、「大科崁」、「大料崁」，最後成為「大溪」，在古地圖中一一盤點核實現今的地名地貌。

這本書的寫作讓我們認識到，做足田調的研究必然也是一門「墓塚製圖學」的現地施作，一墳一墳被遺忘的墓地仿若是為了印證古地圖與古文書上已然陌生的標記，一個不復存在的地名，一個幾代前遭

here  
+  
there  
||  
朱德庸

